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鹿洲初集卷八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傳

林元戎傳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也生四歲喪母八歲失所怙依從父撫養甫二年從父又没事從母如所生未幾從母亦棄世伶仃孤苦難名狀然性不羈好結納當世賢

豪嘗曰男子桑弧四方安能屈守鄉閭長為農夫没世哉屬濱海多事決意從戎習騎射擊刺留心海務島嶼險夷舟航利鈍營陣戰伐靡不講求熟悉識者覘其有將才矣康熙丙戌擢臺灣水師右營把總壬辰遷福寧鎮左營千總丙申授桐山營守備其明年以熟諳水務調澎湖協右營守備辛丑夏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竊踞全臺文武守臣或殉難戰死或逃歸澎湖澎臺相距一水居民洶洶澎協將弁以孤島難守僉議撤歸厦門

各出家屬登舟亮力排衆議按劍厲聲曰
朝廷封疆尺寸不可棄我等享昇平食禄廪捐軀報國
正在今日焉有鋒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之理丈夫死忠
義耳寧能駢首市曹爲法吏所辱耶請整兵配船守禦
要害賊至决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皆
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申主將號令驅官民家屬各
登岸敢言退匿者斬衆心始固又以臺米弗至慮行間
乏食捐家財買穀碾米給軍製造戰攻器械及諸軍需

以俟大兵進剿共圖克復水師提督施世驃南澳總兵官藍廷珍統師至澎以亮膽識超羣忠勇出衆委為前隊先鋒領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進發六月十有六日黎明大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據鹿耳砲臺發大砲以拒我師百千奔雷飛轟海面亮奮勇爭先以六艦冒死直進盡銳攻擊遥望砲臺火藥桶堆積如山命施巨砲專攻其火藥桶中之火起烈焰冲天燔斃賊不可計數賊衆大敗奪取鹿耳門砲臺焚賊營壘乘勝進

攻安平鎮賊目鄭定瑞悉衆抵敵亮復先士卒登安平城壁大軍旗幟遂克之鹿耳安平皆天險臺之要害一日而兩大捷百姓歡呼舁酒饋食知賊不難平也十七十九兩日我師鏖戰舩身亮駕舟夾擊橫衝賊陣賊大敗入水淹斃斬獲殺傷無算自是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晝夜固守以老我師施世驃命亮及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千二百人分兵間道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藍廷珍復統大軍繼之二十二日黎明大戰于蘇

厝甲賊死傷過野夜戰犁頭標又大敗之次日窮追敗之于木柵仔復敗之于蔦松溪遂克府治七日之內恢復全臺紀功第一總督滿保手書褒揚勞以白金四百兩方之古賢將馮異曹彬云雍正元年春授南澳鎮左營遊擊秋八月擢臺灣南路營叅將俱未之官以議叙平臺功加都督同知世襲拜塔拉布呼哈番再加一等九月引見溫綸褒嘉

特擢臺灣水師副將

賜孔雀翎寶刀貂皮緞疋火鐮包帑金二百兩蓋異數
也途中聞邸報奉
旨特授臺灣鎮總兵官臺灣海外重地甫離兵火亮撫
恤窮黎正已率屬整飭水陸兵防和衷文武創建郡治
木城民歡樂之南北路内山生番未習教化性嗜殺時
出沒為民害亮設法招撫傾心歸順者一百八社男婦
一萬八百八十七人於是附山居民咸得安堵事聞
上大悅賜金一萬兩從優議叙特加四級亮仰體

皇仁因番姓所嗜購色布漳烟鹽糖等物遣官遍歷各社宣
朝廷德意賞賚諸番歡呼之聲震山谷計動用賜金一千八百九十餘兩尚八千一百四十兩有奇封貯臺庫流交公用絲毫不私為已有也雍正五年春奉
旨移鎮浙江定海定海四面汪洋為浙東吭扼亮殫心綢繆訓練卒伍日率戰艦弁兵巡防周歷南抵温台北窮盡山花鳥不敢一日自暇逸積勞成疾卒於官年六

十有四賜祭葬

論曰林元戎名將也人知其平臺先登功第一不知保守澎湖尤為節之大者門庭寇逼僉謀委去獨以一耒弁排衆議仗劍奮呼遂固疆圉不特忠勇冠三軍於大義皎然星日矣以此制敵何敵不摧宜其虎吼雷奔鹿耳鯤身莫之能禦也分兵西港永奠東寧千秋百世之後扶桑日出之區言臺澎遺事者不能不為此君屈一指嗚呼可不謂奇男子哉

先兄福建水師提督襄毅公家傳

公諱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世居長谿鄉為閩南著姓曾從祖紫濤公諱銘球明侍御歷宣大三邉湖廣巡按有聲族祖義山公理以平澎臺功累官福建陸路提督諸弟皆將帥公少樸拙耕于野作苦忽有所懐喟然曰吾其為持戟之士乎義山公移鎮舟山不遠二千里渡海自請入伍日習騎射舞戈揚盾趫捷如風又善為火攻鎗砲無虚發義山公壯之康熙三十四年擢把總越

四載遷磐石守備又六年授温州鎮右營遊擊追賊於南麂外洋乘風縱擊獲其人船贓械復在鳳凰外洋巡捕賊艘晝夜窮追至青水大洋沈其一舟又獲其一斬首十五級生擒二十七人當事以為能調温鎮中營遊擊甲午夏在官山外洋捕賊復追至青水大洋斬首二十一級奪二巨艦擒六十四人凡汪洋絶島險遠僻深從來官兵不到之地窮搜靡遺洋賊聞風破膽皆曰謹避老藍他鎮協如嬰兒女耳自是威名日盛諸將多

忌嫉者上官亦惡其形已讒於總督滿公保將劾之提督吳公陞固爭謂此兩浙第一良將滿公未信也會閩東大盜孫森等竊遼陽巨砲戰艦逸入海
聖祖震怒責成沿海封疆諸臣滿公入覲面奉
諭旨由海濵巡行南下提督偕至溫州時方憂逸盜未獲溫帥來迎問將弁賢否及藍某安在帥曰彼在家觀劇未暇也滿公怒據帥揭密繕疏明晨將拜舟次瑞安公跪迎於江滸滿公曰觀劇忙耶何為來此聲色俱厲

公從容言某於某日乃自海面緝賊來在黑水外洋與賊大戰斬級落水甚多擒逸盜孫森等九十餘人盡獲其戰艦贓物砲械滿公愕然曰有是哉幾失吾良將也召入舟厚撫之提公吳公繼至笑曰何如余言不謬乎於是改彈章為薦牘時丁酉夏四月也已亥春超遷澎湖副將夏秋間授南澳總兵官尋攝理碣石潮州二鎮務辛丑夏土賊朱一貴陷臺灣五月七日警報至即簡師徒治軍需慨然以征討為已任條陳進兵事宜首請

總督駐厦就近督師時滿公聞變屈指浙閩諸大帥惟藍總兵可任已飛檄調公而自兼程趨厦途接公條議意見脗合大喜委令總統水陸大軍領戰船四百餘號官兵一萬二千員名前赴征剿六月十一日到澎湖用間諜得賊中情狀謀於提督施公世驃曰羣盜皆烏合不足憂一攻即靡但其衆至十數萬誅之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今但張檄止殲巨魁餘勿問皆令自新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施公從之

十有六日黎明師逼鹿耳門賊衆扼險迎敵前鋒林亮董方昌死直前攻擊公率大軍繼之遂敗賊衆奪取鹿耳門乘勝進攻安平鎮拔之戒將弁入郡之日無妄殺掠徧檄市里門書大清良民者即爲良民自是賊脅從者多解散各爲自全計十有七日鏖戰於四鯤身大敗之追至七鯤身瀨口詰朝遣將以小艇載火具敗賊於塗墼埕水仔尾燬其戰艦十九日賊以數萬衆蜂擁牛車架砲列盾爲陣來戰公親督大砲連環迸發指揮將士

賈勇爭先遂破其陣復遣舟師以小艇附岸夾擊賊衆大敗淹斃千餘人於是賊退保府治不敢復出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方魏大猷洪平率兵一千二百名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公曰此誠奇計顧賊衆兵單脆有失賊難制矣即馳入施公營謂曰公宜遣將弁於瀨口塗墼埕等處分道夾擊其當親率大軍疾繼林亮等之後方可萬全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兩日間耳遂乘夜進發抵西港仔二十二日黎

明在竿寮鄉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左右曰登岸棄舟何也曰示軍士必死無有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戰勢甚張公分兵八隊為四正四奇而自將中軍馳赴之賊望見驚曰此老藍旗幟也公縱兵大戰賊稍却急乘勝崩之賊大敗薄暮至犁頭標屯劄料賊必夤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去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夜未半賊至弗見大營方驚顧忽金鼓大震我軍突出四面擊

之賊大亂自相攻殺比曉追敗之於木栅仔復敗之於蔦松溪朱一貴率餘賊逸去遂入府治秋毫無所犯民大悦計自進兵以來先後纔七日耳於是分遣諸將復南北二路二十八日敗賊於大穆降朱一貴走灣裏溪大軍追至茅港尾鐵線橋及賊於鹽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公密購楊旭王仁和楊石楊雄等給與守備千總銜劄令糾合庄民誘致朱一貴於溝尾庄閏月八日朱一貴及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等皆就擒復擒獲吳外

陳印李勇陳正達盧朱於是林曹林騫林璉鄭惟晃張看等皆向大軍乞降南北二路弁兵擒斬賊目顏子京鄭定瑞楊來萬和尚安撫各處庄社民番臺地悉平公奉檄署理臺鎮總兵官事仍統征兵秋七月南路阿猴林餘孽繼起復討平之降江國論鄭元長等遣千總陳章渡海入郎嬌招降劉國基薛菊散其餘黨已而陳福壽等後先俱至皆渠魁也為之美衣服恣其出入炫耀以動逸賊使悉來歸九月望日提督施世驃卒公奉檄

署理提督印務招撫杜君英杜會三父子獲黄殿黄日昇郭國正張岳鹽水港六加佃紅毛寮諸孽先後思逞悉皆擒滅梟楊君林君李明黄輝卓敬等於市石壁寮餘孽復叛發兵擒獲蘇清林阿尾王教等十五人皆斬之又擒獲賊黨陳戚鄭文苑等十三人康熙六十一年廷議改設臺澎總兵官於澎湖臺灣府治設陸路副將調公赴澎鎮守將行南路下淡水北路八掌溪奸民相繼作亂復發兵剿擒併遣諸將分道搜山先後獲林亨

顏煙李慶黃潛等二十一人六月以提督姚堂奏奏
旨總兵官仍駐臺灣公遂為臺鎮從征將士以次班師
雍正元年春逸盜楊合復謀作亂遣外委陳捌等捕之
又遣千總何勉擒獲王忠劉富生等臺灣匪類根株盡
絕冬十月奉
旨特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左都督世襲三等阿達哈哈
番既抵任將弁行陣整頓一新立巡防之法數千里波
恬浪靜商賈晏然凡關係地方有裨軍國事務竭智殫

誠不遺餘力信賞必罰雖親故無所私一草一木不以擾兵民而於賢才則深加愛惜必力為揚薦引與同升嘗云人才難得不為國家愛惜培植而娼嫉壅閼非忠臣事君之道也以故汲引多至節鉞者偏裨以下難更僕數然靡有德色也提師六載始終一節兵民愛之以雍正七年仲冬二十有七日卒於官年六十六自幼失學壯力農將畧似有天授指畫謀謨皆合古法居官以政學征臺後益諳練胸中朗朗點竄幕稿皆中窾會教

兒曹讀書明理盡脫弁齡氣習焉雍正三年入
覲恩禮有加久而益隆先後賜予蟒袍翎帽人參貂裘
綺紵綢紗弓刀硯墨白玉素珠珍玩器皿菓品食物之
類凡二十四次病聞遣太醫院劉君裕鐸馳驛診視至
省遇遺疏乃還
賜帑金二千兩治喪
贈太子少保全禮葬祭
賜謚襄毅蓋異數云

論曰公一生忠勤好捕賊勇敢善戰常為士卒先他事恂恂如不及虛心自下功成名立令終有俶非偶然也夫讒嫉之於人甚矣哨海稱戈可云在家觀劇含沙之口何所不至所恃當權勿輕以耳為目而已使其時無提督吳公之保全大盜孫森之急救則良將已失誰復為

國家建勲業垂不朽乎征臺大役所關甚偉滿氏實式憑之雖骨肉手足未足喻其相需之殷得無自嘆前此

幾為小人所慢否妬賢害能小人常態非聰明仁智公忠為國者其孰能知之

黄廣文小傳 子陽復附

黄業字新江廣東平遠人所居鄉曰寨背明末設鎮平劃以屬今則為鎮平人矣業嘉靖間歲貢有隱德世守文公家訓居喪不作佛事授湖廣鄖西教諭力持正學闢浮屠常言釋氏之教虛空謬妄無益於世有害人心學者當如虎狼蛇蝎以避之不可為所揺惑若誦法程

朱踐履實地彼詖邪者將不攻而自破也在任數載清白著聲去後人思其德立祠祀之子陽復邑庠生敦行嗜學親喪廬墓三年悲號不輟撫異母弟及兄弟之子皆自教之濟濟克有成婚娶畢悉分以腴田而自取磽瘠者事載平遠縣志潮守吳穎修郡志有傳康熙丁卯守林杭學再修則削之孫恒亦庠生萬歴丁未歲歉捐家資賑濟全活甚衆

論曰鎮之有葉景星慶雲也必力持正學始可為澤宮

師儒前志逸其傳則以闢浮屠之故耳於何知之於他傳知之澄海林孝廉佳相者吳志傳曰喜浮屠學林志攺曰精浮屠學比事觀之義自見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朱子云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浮屠喜之且害況精乎佳相蓋有托而隱者未必真溺浮屠林志一字之褒銛於斧鉞豈春秋之微詞歟因業而惡及其子則又何其已甚也業持正學闢浮屠居喪不作佛事在任清白著聲此鎮邑第一流

人物余故特為闡幽以為崇正之的

揚湘陰小傳子州俊附

揚開字悅之廣東大埔人崇禎閒以舉人授湘陰令流賊張獻忠擾湖廣陷岳陽癸未八月至湘陰火攻其城開集民兵突烟出拒賊於白鶴洞長沙陷不支為賊揚天柱所執至湘潭誘之降不應授以長沙知府開罵曰我豈受汝賊官者恨不能為國殺賊得從屈原遊幸矣挈妻子六人同沉湘江將投時賊奪其冠開曰吾豈可

因首見先帝仍冠而死次子州俊順治辛夘舉人郝尚久之亂謂同年生黄標曰吾等受國恩何論禄仕與否義不爲逆黨所汚遂棄家之廣城至鐵江值他賊不屈死之標亦遇害葢父子前後殉節云

論曰湘陰駡賊沉湘江從屈原遊得死所矣乃子州俊復能不爲逆汚鐵江遇害何楊氏之世忠節也受國恩何論禄仕與否二語可爲千秋之寳訓其説行天下無復有不義者

姚烈士小傳

姚霽雲潮陽人明季諸生也性嗜學好古立品端介工鍾王書法崇禎十七年闖賊亂懷宗殉國雲聞報大慟數日不食逢人輙跳叫衆以為癲又數日赴和平橋投江而死

論曰李自成起潢池覆明社當時臣工迎拜道旁上表勸進者有之即號稱名士儼然為倫物所宗尚不免有四海歸心較湯武而無慚德之頌非我

朝特申天討洗穢濁而清明則衣冠皆為盜賊矣霽雲
邉海書生如此其忠且烈也即以和平江為汨羅誰曰
不可

黄攝尉傳

黄新德海陽縣吏也讀書僅識字涉獵故事出語好遣
文人皆笑之家故貧義不苟取或勸以稍趨勢得周急
新德曰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宣孟之魚食甘
於智伯之芻豢時人異焉康熙辛亥授廣西梧州府賓

家寨巡檢弭盜有方郡守稱其才乙卯夏攝藤縣尉值滇黔叛逆山寇蜂聚圍藤邑時兵少議降者半遁者半新德曰棄城非守土之義降賊受戮社之誅不如死守脩雉堞整樓櫓身先登陴鼓舞衆志相持者旬餘薪糧内絶外援不至呼其子曰禱曰忠孝不能兩全汝扶我老母旋歸後此奉養諸事皆汝為之汝孝於祖母即汝之孝於我也城陷被執賊欲授以偽官新德曰何面目見天下人王彥章且不肯降唐況天朝臣子從賊乎賊

欲屠民新德曰倡守城者尉也誓不與賊俱生期滅汝
曹朝食者尉也死賊殺尉足矣於百姓何尤賊怒斮之
新德罵不絕口刃斧交下碎其屍家人四婢一皆死焉
日禱負祖母得脫隱跡丐食越兩載始還至家事聞
賜祭褒恤贈南寧衛經歷
論曰新德微官耳以死勤事可謂大臣矣彼擁節封疆
平居赫赫莫已若未見敵而棄城去者厥官居何等哉
況於屈膝從賊曾狗彘之不如新德將叱而奴之敢曰

孰尊孰賤耶

李張白何列傳

李成功奉天鐵嶺人登順治己丑武闈歷官潮陽遊擊調潮州鎮中軍以叅將管左營事訓練有法能得士心康熙十三年總兵劉進忠叛成功仰天呼曰天步方艱臣心不改倘可誅賊九死何辭潛與城守遊擊張善繼續順公標防禦于國璉謀戮進忠進忠覺執之誘以同叛不可刼以兵刃弗懼進忠偪之成功曰頭可斷志不

可奪進忠曰汝為中軍我以猶子待之何無義至此成
功曰禄山叛國死於猪兒朱泚叛國死於韓旻汝叛國
賊臣不知死之將至我何為從汝反哉進忠令斬之罵
不絕口而死時甲寅夏孟二十有一日也事聞
贈驃騎將軍
賜祭葬廕一子奕桂守備
張善繼直隸彭城衛人幼習儒博覽羣書長為孫吳學
登康熙丁未武科畀甲第二人巳酉授潮州城守營遊

擊甲寅吳耿盜兵善繼赴省請餉為出師備潮帥劉進
忠陰遣腹弁楊希震赴閩獻欵耿逆授偽寧粵將軍印
剪辮歸與進忠謀曰張善繼剛方固執深得衆心宜亟
散其卒進忠然之遂以所部衆分隷王承業李雲陳璉
約束焉迫善繼歸而麾下已虛無人矣謁進忠曰公不
聞晉王敦乎武昌犯順直抵江寧威勢未嘗不赫也兵
敗身死發瘞斬屍自古未有叛國而克令終者若至崩
騰蒼莽震懾旄麾之下繫頸求活晚矣進忠怒羈之馬

王廟有明經林應璧者亦被羈善繼與談古忠孝事相得甚歡並披覽史書不輟若不知刀俎之及也進忠屢遣人諭降終不屈令斬之善繼臨刑嘆曰生未統師誅叛逆死為厲鬼復深讐遂遇害事聞

贈叅將

賜祭葬廕子張大陞守備

白虎陝西秦州人久典戎行著勞績康熙十一年授澄海協右營都司簡閱戰艦製火攻諸具纖悉畢備文武

同事者嘆為奇才遐邇咸稱虎將云劉進忠將叛調虎與其子崇質入郡虎臨行謂妻張氏曰滇黔閩楚相繼盜兵吾父子當立功以報國汝善撫幼孫無以我為念蓋未知進忠有反謀也及至而進忠待虎加篤左右防範甚嚴越日乃知其事嘆曰我以出師征討星月馳來豈虞變生意外悠悠蒼天彼何人哉因潸焉淚下進忠傳虎見令易帽虎曰頭可斷帽不可易令剪辮虎曰頸可截辮不可剪隨責進忠曰付託全潮任重榮極不圖報

國甘為叛首恐皇天弗宥也一旦師敗勢窮竄身茅簷
亦不可得悔何及矣左右以虎搖惑軍心請斬之進忠
愛其勇不忍刑曰此愚人不識時務耳復拘虎妻張氏
孫士俊為質虎與同志者密遣人赴省請兵恢復約為
內應謀洩將就刃謂崇質曰食君之祿死吾分也委身
存祀惟在汝崇質曰父為忠臣子從叛賊烏乎可苟就
義以全貞豈不因忠而成孝孟秋朔日縛至西市虎望
北叩首曰君臣大義盡於此刻父子至情亦盡於此刻

生不能提三尺手刃逆賊上報

國恩臣虎有餘辜矣百姓觀者為飲泣張氏士俊窮無歸貧無爨襤褸衣衫行乞於市事聞

贈秩恤典如禮廕其孫白士俊守備

何亮潮州程鄉人澄海協右營千總也少充健兒每薄伐虓闞身先諸校戰功甚偉得授千夫長善馭兵量機決策頗洞中都閫白虎以腹心待之資籌畫焉劉進忠將叛檄全潮將士赴郡城亮隨虎至進忠以偽寧粵將

軍印行事亮曰以逆犯順者亡進忠忘
國厚恩敢為叛逆亡在旦夕耳誓誅此賊方快我心或
告之曰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如其敗天下之事死
不足以塞責如其成天下之事生亦可以有為亮曰否
君猶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怨人固有志不可强耳虎遣
亮訂李成功于國璉張善繼密請援師恢復謀洩進忠
縛亮叱之曰汝何敢作亂害我耶亮曰背義賊臣人人
欲誅豈獨亮哉我一片精誠上訴天帝當於冥曹待汝

對質遂遇害亮之兄弟妻子被殺者九人觀者多嘆息泣下事聞奉

旨賜䘏廕其子何閎龍千總

論曰劉進忠之逆也同城將士為賊犬馬者多矣慷慨激烈取義成仁獨李成功張善繼白虎何亮與防禦于國璉耳于國璉奉天人為續順公沈瑞旗員進忠作亂瑞命璉偕都統宋文科鄧光明攻進忠戰于太平街鏖鬬三日璉身先士卒射傷進忠左臂賊披靡衆寡不敵終為所敗瑞縛光明璉以降璉不屈縶之幽室諭降終不聽乃斬於市尸僵立不仆數日面不改容舊志為國璉立傳而李張白

何皆闕焉余竊嘆進忠叛逆呼吸死生威勢赫赫而成功面斥為祿山朱泚善繼比之王敦所以挫亂賊之鋒褫奸人之魄非淺尠也白虎曰頭可斷帽不可易頸可截辮不可剪虎子崇質曰苟就義以全貞豈不因忠而成孝之數語者可以垂千秋登金石矣何亮末弁一則曰國恩再則曰君父罵賊至死舉家殉之使天下守土之官人人傚此四君子雖有亂賊其誰與為亂哉桀天柱礎端賴斯人余故表而出之

李都閫小傳

李其昌字遜伯廣東程鄉人父成材為善於鄉賑貧濟乏里人德之以為其後必有昌者因以其昌名昌偉軀幹喜韜畧補武庠弟子員慷慨自矢有棄繻請纓志值鼎革

王師入粵仗策隨征以功署平鎮營守備時潮疆初定土弁恣睢握兵雄鄉里昌弗之善也請於幕府願戮力疆埸得題授武昌守備再補直隸楊村營遷隰州專防

都司康熙十二年告病回籍其明年潮帥劉進忠叛賊
黨聞風響應脅其昌從逆昌正色曰
天朝用兵如神汝輩不知
君恩亦當畏懼
國威奈何背亂頑抗自取滅族吾受
朝廷爵祿豈從而賊反耶賊怒掘坎活埋之終不屈焚
殺其全家時仲冬二十有一日也子以猷方十五歲得
脫告之官官無如何越四年以大赦弗究猷呼籲不已

當道憐之許自行緝捕卒得賊首以雪仇恨

論曰其昌明於大義舍生取之忠矣假當年畏死從逆

賊平之後終亦不免一死泰山鴻毛相懸奚翅萬萬

哉父為忠臣子為孝子百世而下凜冽存焉嗚呼其可

敬也

黄龍泉小傳

黄仙春原名中通字理卿潮陽人淡泊守禮慨然有志

于濂洛薪傳潮揭人多師事之順治辛卯舉於鄉授龍

泉令涖任九閱月引年歸優游林下以詩酒自娛卒年八十四

論曰言濂洛於潮幾乎資章甫而適越溺于禪者不足道中離講倡岐入姚江墜緒茫茫尋者鮮矣仙春獨慨然有濂洛之志可不謂豪傑之士乎惜所學弗傳而邑乘又言其詩酒自娛則亦未知其果濂洛否也彼駿而骨猶享千金況夫眞濂洛者

林藍田小傳

林世榕字可亭海陽人明司徒熙春元孫也父應璧冒化教諭榕九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登康熙己酉賢書授陝西藍田令値歲荒一意噢咻以寧靜寬仁爲主日巡行原隰間勸耕耨捐牛種助民墾闢建義學延名士爲之師躬進諸生與論文有課士論文一書行世復葺文廟新呂祠求四呂先生後以主祀事改建昌黎祠合祀柳州以柳州故藍田尉也在官十二載謝病歸閉户著述隻字不入公門建宗祠增祭業周親故之貧乏者

病世俗停喪不葬嘗著歸厚録二卷以垂勸戒蓋推論
風水之無憑親骸之不可棄以悚動人子於至性至情
而激發之廣推遠引靡所不周至於治喪不用浮屠尤
三致意焉又著有瓦注草世範纂家禮等書卒年七十
四祀鄉賢子八人長元振化州訓導以善教稱長於詩
早世次元擴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元貴訓導元揆縣丞
餘諸生

論曰世俗信青烏家言停喪者衆矣余讀林氏歸厚録

悄然悲之歸土為安古今正理若富貴福澤則闗乎作善降祥惟子孫之自取之不信理而信術以親為市殊可痛也如世榕者真仁人孝子之用心哉

陳鄭二生列傳

陳修字擴潛廣東惠來人邑諸生家貧嗜學棲山巖刻苦自勵其學以程朱為本又喜讀遷史莊子書舉子業規橅王唐不肯逐喧閙以從時好屢不得志於有司脩亦不以此爭得失抱負益豪一時文人執贄者爭先後

有土弁者聞其名以百金聘郤弗受曰阿齡雖飢弗食

陶粟吾豈與雁鶩爭哉晚歲文益古而道益窮嶔奇歷

落竟不遇以卒年七十七

鄭國光字闇生惠來歲貢生也性勤敏諸子百家寓目

成誦日求詩屬文者踵相接順治乙酉邑舉人林學賢

嘯聚作賊圍攻惠來縣孤城無援絕糧四閱月邑中皇

皇國光畫守城十策邑令沈惟煌悉舉行之凡請援請

剿請增旅請餉師前後血書二十四次授盧和從間道

達者皆國光一人所為公牘秘函口授手書搦不停管人稱其倚馬才危城賴以保焉丁卯預修惠來縣志事竣始絕筆年八十

論曰陳修鄭國光皆負才不遇坎壈以老豈所謂命薄者歟脩兀傲不合時宜窮且益堅固其志也國光搖筆千言危城贊畫功在桑梓亦不克用於世悲夫士之處巖穴不能自表見如二生者恐亦不少

陳明經小傳

陳復平字虞章澄海歲薦士也少孤哀毀骨立事寡母以孝聞順治乙酉海寇踞澄欲羅致之利餂威脅皆不屈賊怒囚之八日伺懈得脫載木主負母逃於金砂寨乙未賊破金砂得之脅以從不可殺其妻蔡氏以脅終不可賊義而釋之甲辰以海氛不靖遷沿海居民於內地平僑居郡東與生徒講明正學先品行而後文藝親戚之者分束脯贍之播遷之餘耕具多缺平鬻産分給雖困不悔展復後捐廩以脩學宫置祀田築潰堤鄉人

賴焉生平不事干謁年八十猶鍵户窮經學愽養粹卒祀鄉賢

論曰陳復平可謂有道矣身可囚妻可殺而賊必不可從此之謂志士與生徒講誦程朱先德行而後文藝此之謂正學孝親敦族至老猶鍵户窮經不事干謁一舉一動皆足訓方型俗明經二字乎無愧焉

蔡廣文小傳

蔡叔度字介士廣東海陽人康熙壬子歲貢也以孝友

著於鄉兄弟親愛白首無私財家訓嚴肅病不問巫喪
不延僧婦女不踰閫閾司訓石城振文教勸輸將在官
十八載多士彬彬禮法焉手植木泮宮比引年皆合抱
人方之南國甘棠
論曰潮有叔度空谷足音也俗尚鬼病者弗巫則心危
僧有地獄喪弗佛人稱不孝叔度能以正勝邪不畏人
非鬼責獨信其親為篤行守道之親不敢文致其罪假
禿厮以超度之權可謂仁人孝子矣伊川先生家治喪

不用浮屠洛有化者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姻家或數十年未相識惟以信命贈遺通慇懃風何古也我思古人忽於叔度得之甚矣

陳廣文小傳

陳王猷字良可號硯村海陽人也祖衍虞平樂令父周禮太學生世有詩名猷年十九舉於鄉至性孝友異母弟四人祖父遺產悉與之昆季節嫠皆立孤為撫養諸喪皆為殯葬族祖百年絶祀者亦繼之歴曲江連州司

鐸遷肇慶教授所至講經史明禮義多士負笈從學者廡舍為滿絃誦之聲達街衢文風翕然丕變焉曲江射圃為榷部馬廐汙及殿廡莫敢問猷力請上官得清還舊例廣文見榷部皆羅拜庭下猷以為失賓師體挺然長揖時人韙之連學傾圮猷捐貲倡建醵金千餘成其事端州丁祭典禮闕畧為置爵斝俎豆祭器及樂器舞器集生徒學禮習樂入廟雝雝郡人以為創見云卒於官年六十八生平篤學力行敦友誼周窶助喪吏僕難

悉數文章推淹雅尤工詩詩得力子美昌黎參以歐蘇黄陸卓然成一家吟咏至老而不輟所著有蓬亭詩文行世

論曰風雅一道難言之矣補鍋之匠妄鑄湛盧不有君子其流將於胡底乎海陽陳氏以詩學世其家推敲者甚夥頗自負潮人多宗之猷其表表者也猷詩成一家言能淑其鄉之後學為人有至性敦行誼在學盡職無忝人師權庭抗禮凛凛乎臺諫風裁非復茍宿先生舉

動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吾於斯人亦云

蔡文學小傳 子長焞孫同高附

蔡相體字任士海陽諸生也事親以孝聞有兄三人白首奉之惟謹家訓嚴肅儕尼巫嫗無敢至其門者婦女終歲不出閫雖親鄰喜慶遊燈觀劇如雲喧鬧扃扉寂寂與潮俗迴不相同也長於詩工書詩宗岑嘉州書得顔魯國片楮寸箋人珍重之子長焞長熹熹以庚子副車貢太學焞字明如舉康熙癸酉武闈授千夫長防守

晉寧汎清介盡職四壁蕭然若寒士有以錢十緡進者
焞駭問何來其人曰無傷也但屠牛勿禁賭博勿禁則
月以此爲恒規可養廉不竭耳焞曰不可以養口腹不
義之食也以遺子孫是誨之賭也其人笑曰汎弁微官
奚事矯廉爲焞曰非矯也官雖小受禄於朝豈敢以貧
故自汚如犬彘不擇食哉母病目焞舌舐復明孝友有
父風能守家訓工書法時游神於顔柳間焞子祖坤同
高高字世廣偕坤並學祖父書能率教臨摹唐帖各極

神似而高尤篤好敦孝弟好學忘貧能赴人之急雍正癸卯兄弟同膺選拔而高以丙午省試卒於羊城督學惠士奇賻其喪以歸里有瘋者王明聞其櫬歸也哭之慟人怪之明日誰謂予瘋夫豈不識君子耶

論曰蔡氏父子祖孫皆孝友清介正士也而皆以工書名美矣書於六藝一也不可不學顧海濱時尚以趙董為宗見軟媚則悅之末有講晉唐風格者蔡氏傳家其殆得中原風氣者歟

徐孝廉韓小傳

徐韓字景之潮陽人少失怙母黃氏明敏嗜學通子史百家言堅貞守義授韓以詩書紡績篝燈課誦弗輟韓亦克孝力學副所望康熙丁卯舉於鄉教授生徒以倡明正學為己任出其門者多一時英俊數上春官不第以孝廉終未竟其用生平負氣節不謁權貴長吏之庭未嘗投一剌也雖環堵蕭然漠不為意士大夫重之

論曰韓教授生徒以倡明正學為己任余聞之喜不寐

焉惜著述弗傳其造詣不得而知果所學出於正又能以正淑後學則大偉矣內承庭訓之教心志筋骨從嚴霜密雪中錘鍊而成操履清高矯然流俗之表覘其行可知其學以正許之可也

徐孝廉夢麒小傳

徐夢麒字忠移潮陽人少孤從叔父明經轍受業博極羣書以五經中辛卯副車甲午登賢書性剛方不屑治產業家貧甚處之泰然所得脩脯悉與轍子均分事

叔母如母邑人推孝友焉先是麒為諸生教授達濠有寒士陳姓者邑之華里東人亦訓蒙於其地兩人交相善也已而陳病且死與麒訣曰死不足惜但無後負不孝罪耳昔有某蛋婦一男頗佳願為其嗣有成議今已矣言訖嗚咽而卒家不能具殯歛麒拮据為之經營窆焉訪所謂蛋婦男者則陳外遇産也笑且詈曰豎子作此不切事令死矣弗足責無後為大猶愈於他人子也詢其狀非六金不可麒徧貸親朋得金六取其子躬抱

送至陳家里人聞輿中有呱呱而泣者以為女客來矣比至門停輿皆駭愕不知為誰氏親眷羣趨視輿夫揭簾見抱兒者出則龎然長髯昂藏一丈夫也里人皆大笑麒從容呼其父母告以故舉兒畀之里人皆感激或泣下相謂曰此義人也麒仍時省視周其困乏令兒已成立且生孫矣麒生平慷慨好義大都類此

論曰麒為人孝友方正敦品行重廉節鄉人以未竟其用惜之獨詳細事何予存孤也事莫大於義敦師厚友

風化所關況繼人絶世予使一鄉一國聞風效尤則鄉國之民歸厚矣麒生平大節無踰於此烏可以細行目之

賴逸民小傳

賴應字紹庭廣東鎮平人篤學高尚不求知於世超然有古逸民風宅邊有大榕樹手書一卷坐卧窮年為人度量洪雅無爭競里黨間怡怡如也鄉有債其牛而耕者牛疲行遲鞭牛背詈曰賴應何不速行應適經其處

若為弗聞也而過之鄉人覺而謝罪應曰戲言耳無足
怪邑有邱甲者好訟應嘗買其田十畝俄而甲訟焉將
赴郡待質甲貧甚囊無一錢求附應舟往應許之復飲
食之甲對簿理屈不伏辜復他訟連年不解往返皆隨
應應待之無改於初人莫知其為仇訟者或以為從行
之僕耳後甲悔踵門謝罪應款之還其券甲得田大喜
稽首稱謝及應卒甲哭之慟如喪所生
論曰賴應古之君子也以此風世則民無所爭或曰既

如此曷不還田於未訟之先省僕僕公庭乎曰刁風不可長恐人人效尤罄田宅無以為繼耳積誠以感之俟其倦而歸之亦善處小人者夫固不以一訟累其逸

宣化農小傳

宣化農者陳其姓孟壯其名潮州饒平人也世居宣化里事農業目未識詩書然性狷介家貧絲毫不苟取里人異之一日往黃岡買米負以歸量之多一斗愕然曰咄嗟彼悞也我不可受家人曰天賜也悞自彼於君何

與且當其時則還之今已負至家相距二十餘里何辭為壯曰不可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彼雖自失悞我奈何欺天日乎即負斗米疾走至黃岡送還之與人渡澳山樵採為颶風所阻不得歸衆競竊園間番薯以食壯獨否或勸之曰非義也寧餓死旦日風不息或又勸之仍不可餓三日而歸其生平行事多此類

論曰孟子言人皆可為堯舜若壯者真堯舜之民也身為山農目不知書立心制行不欺天日如此雖伊尹伯

夷猶將揖而進之敢以凡民目之耶士大夫居其位朘其民欺其君蠹其國者視陳氏子何如哉

盧壯士小傳

盧和潮州靖海所人居恵來縣東郊塗城身長七尺黧面長鬚額為邑壯丁順治乙酉邑紳林學賢為賊攻縣城圍困數月援兵莫至內外信息不相通縣令沈惟煌與紳士謀求救夜召和入計事命突圍赴郡乞師和曰諾朐藏血書懐二鴿從城南縋出夜暗如墨人對面不相見

和匍匐膝行十五里至神泉遵海而東從守禦所過潮陽入郡至則放鴿為號夜或遇賊則蹲伏似狗又或似棄尸賊竟以此紿去書得達如是者二十四次援兵至圍解

論曰盧和壯士也義士也煢子匹夫能為國家出力救全城旦夕之命厥功偉矣包胥秦廷霽雲斷指亦不過此忠此誠耳人有貴賤忠誠則一誰敢以壯丁目之

黎京兆傳

黎致遠字寧先福建長汀人名所居曰抑堂門人因以為號父士弘字娓曾歴官叅政以文章吏治名於時致遠年廿一登康熙丙子賢書時叅政已大耋矣長兄文遠辛酉舉人仕山東新泰令叅政卒致遠遵遺教喪葬悉依古禮不用浮屠時人異之戊子春應閩撫張公伯行聘居會城修書講學者一載巳丑成進士選庶常壬辰授翰林檢討時士風猶尚干謁通聲氣以詞臣當持衡門多如市致遠獨峻弗納終日扃扉絶奔競時人以

為高不可攀莫敢以私語者公卿間雅慕才名冀投一刺不可得大學士李公光地已丑會闈座師也方宣白麻倡正學教誘後進門墻甚盛以致遠同鄉植氣節獨加敬禮致遠淡然每進謁起居數語輙負墻而退或以為太泠不近情李公獨喜曰賢者也張公伯行任倉場總督屬吏有知致遠與張厚者願納交餽問慇懃致遠峻却之戒閽者曰彼為倉場張公來非為我來也張公以正人待我我豈籍張公以為利且我生平自命居何

等奇於此兩失之矛丁酉典試粤西願納交者踵其門詭云與太史公面言留白金四十兩家用家人辭不獲置笥中致遠逰粤還甫踰閾行裝未卸詢家事家以為言則大驚命送還家人請俟卸裝不可且詈曰吾既知之矣此豈可片刻存哉聞者嘆服庚子冬奉命督楚學政痛抑奔競先品行而後文藝一時拔擢稱得人成進士讀中秘書者甚衆雍正二年甲辰還朝復命

上疏通言路加意詞臣欲使歷中外明體用以備任

使授致遠吏科給事中致遠忠誠慎密每奏輙焚草雖
至親不得聞丙午春以保舉山東巡察引見
上大喜謂廷臣曰此人可大用山東巡察未足展其長
湖廣係兩撫地大事煩命巡湖廣改奚德慎山東
上又言此人大有見識前歲年羹堯方盛他人未敢言獨密
陳請加裁抑深為可取蓋致遠此奏留中舉朝無有知
者至是皆竦然起敬且服致遠之果不猶人也致遠奏
請馳驛遍歷荒州僻縣

旨俞之

賜紫貂錠子藥以行單車赴所部弊絕風清驛站塘汛皆肅然盜賊屏息靖州有謬冲花衣苗怙險為寇截商旅抄村落守令苦之然畏及兵戈多遷延觀望致遠慨然謂宜亟治無使羽翼日多根柢深固為害滋大移檄督撫提鎮言謬冲花衣苗焚刼抄掠毒害州邑小民痛恨深入骨髓環輿泣訴咸謂該州詳請會拿民皆鼓舞以為更生不虞黔省稽延推諉徒費文移肆惡倡狂日

甚一日方今

天子聲靈四訖澤被遐荒當事文武兼資壯猷偉畧各蠢爾不悛難於寬宥所當殲而殪之以示創懲之威不徒驅而去之僅紓旦夕之憤不知黔省官弁何以稽延推諉一至於斯以封疆之嫌耶則

天語煌煌罔分彼此以山峒之險火鎗之毒耶則楚人粤人亦重身命況苗性至惡莫甚於謬冲毋論在黔在楚總宜發兵剿捕懲一儆百化梗還淳倘再濡遲觀望

致使生靈遭殃貽悞封疆咎將誰諉於是諸當事感動奮發齊聲剿擒粵黔兩撫提督以兵四面阻絶湖廣官弁冞入進勦渠魁就擒旬月平定楚人嘖嘖歸功致遠不任受也明年報政命往江南稽察河工錢糧未幾遷光禄少卿復遷奉天府丞俱未行比役竣則丁母艱奔赴京邸哀毁不自勝復拜大理寺卿給假扶柩南還巳酉命典江南鄉試庚戌夏六月授奉天府尹兼盛京刑部侍郎奉天為

國家龍興地勳貴莊屯禁網疎濶屬吏多因循積習不能自奮致遠極力振飭以興起士風民俗為已任案無停牘官無玩惕遠近肅然又修舉文廟禮制鄉飲酒禮刋圖式頒行各州縣講習在刑部則常以欽恤為心多所平反飭各司無濫刑出俸錢資囚米罪人多賴以全活年五十六以疾卒於官囊橐蕭然無百金之蓄屬吏士民助其喪以歸舊屋數椽不蔽風雨蓋致遠嘗言吾仕宦二十餘年不敢他有所積以玷先人清白惟大餘

公文集失序編次訂訛刊刻成書吾願已畢子孫貧寒非吾所及也是以畢生未置田園半畝先世所遺亦於巡察湖廣及查河時鬻為資斧不少留今妻孥饘粥不充而家聲弗替

論曰京兆性端介立氣節一生無所依附座客或涉勢利言某人遷某官則笑曰何足道或舉杯飲之曰後但言立身行已人以為孤高絶物不可攀躋矯矯乎雲中之鶴也然和平謙雅與人無競舉動豁達開誠直爽以

此人多愛慕之歷顯仕官九列無半畝田宅以累子孫

可不謂大丈夫乎

鹿洲初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鹿洲初集卷九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傳

郭賢婦傳 媳莊氏附

郭氏字貞順潮陽周伯玉妻也伯玉名瑶以字行少負志節好讀書元至正中舉茂才異等不就隱居自樂與郭氏相敬如賓時稱海濱冀缺郭幼聰慧父教諭授

以書輒不忘通經學旁及子史百家能為詩尤長於古
為人有智識善談論當世是非得失事了了胸中片言
斷決雖老於謀者無以過也元末大亂盜賊蠭起從伯
玉避居村寨寨衆方潛思嘯聚以聨絡守望保鄉村為
名聞伯玉故長者羣推領袖將奉以主寨事伯玉許之
歸以告郭氏郭曰不可寨中諸少年方驍桀自用其氣
不可下勢皆不能為人下而公為禍首不亦愚乎夫矜
能衒智者敗輕敵寡謀者亡不度德量力而先於衆者

禍外負智勇之名內收敗亡之實公何為一至於此伯玉曰吾已許之矣奈何郭曰第稱疾勿往請得為公謝之居數日衆果詣伯玉所伯玉佯臥不起以病報衆頗失所望猶以為稍瘥即視事也郭氏因斂衽再拜辭曰公等不知伯玉無能謬推重寄光榮已極雖駑劣不堪猶思矯首自奮勉慰衆望不幸福薄災生當幾疾作此天所以限伯玉也願公等熟計更立賢者無為伯玉猶豫致失事機衆然其言遂引去別求主立之未幾以意見不

協殺所立者自相雄長寨中大亂為鄰賊所陷伯玉幸不罹於難人咸服郭氏先見云初寨中多農賈儔相尚積粟郭獨勸伯玉分散之無餘藏日暮索絧人莫喻其意至是賊入盡燔所積聚伯玉引繩繫妻子併自縛如被掠者賊不以為意也乘閒得脫至溪頭寨居焉明太祖定天下命指揮俞良輔帥衆南征時寨人尚未歸附俞以兵至將勦之郭氏乃作頌俞將軍引一篇遮道上之其辭曰將軍開國之武臣早攀鳳翼附龍鱗煙雲慘

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粤眼底羣
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氷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
在南海瀕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
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前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
帶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聖主恩金印斗
大䵷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
德民大悅把菜一粒誰敢奪黄犢春耕萬隴雲犛尨夜
卧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卒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

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為將軍紀勲績天家白
有麒麟筆願續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良輔得
其詩大喜郭因力言寨人無反狀良輔曰此賢女所居
其民必馴麾兵去溪頭寨得免誅夷郭氏脩辭之力也
洪武中舉伯玉賢良方正徵書至郭氏又止之於是伯
玉辭不就以山林終有子三碏礪礦皆以儒術顯禄於
朝少子彦器即礦也以字行舉名儒第一歴官河南布
政司參議終朝列大夫郭氏百二十餘歲時伯玉與礦

俱先卒里人高其行崇祀鄉賢而郭以年老一省母家作歸寧自叙其辭曰天甲年來度二週暮桑榆景雪盈頭五經立業儒家雅三子成名壯志售橋梓有光聯俎豆栢舟無憾泛横流階前蘭玉森森秀斑綵扶來到首坵又數載卒年一百二十五歲長子碏字彦敬為棲霞縣令其妻莊氏亦讀書知大義居常以禮自閑元末盜起鄉民多依山谷間賊至挈妻孥入巖穴避之一穴多至百十人男女無别莊氏獨不入彦敬促之莊氏曰男

女授受不親行則異迻居不雜坐禮也今以亂離之故混處巖穴之中雜然無辨廢禮甚矣妾不敢也彥敬曰然其如賊至且擄何莊正色曰無禮而生不如死即不幸見掠君謂妾不能死耶請先試之引刀自刎而死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無保全者君子謂莊氏賢而且智云彥敬感其義終身不娶

論曰郭貞順閨中豪傑也其賢智則合陳嬰毋辛憲英為一人文學禮法曹大家之流亞也其志行清高則老萊

陳定王霸之妻差堪上下其享大年一百二十五歲則古今未聞有此不得不推貞壽獨絶矣二子皆賢流芳奕世得天之厚至於此乎婦莊氏有賢德以禮自閑殺身明信在當日良人與偕即入穴不畏無别遽爾捐軀以為賢智之過由三日後觀之則後先均屬一死莊氏之智為不可及矣是姑是婦可為禮宗誰謂巾幗塲中遂無蓋世豪傑哉

洪烈婦傳

烈婦洪氏漳浦杜潯農民薛燕妻也父洪仁母吴氏禱北帝廟神而生氏氏生顏色有光因名艷娘性警敏寡言笑數歲習女紅工絶年十八歸燕燕故族微又以大父父避亂江西往來遷播家產零落饘粥或時不充洪氏處之晏如也姑早故事翁以孝聞及居翁喪哀毁如禮營墳奠祭必與燕偕遇家中妯娌大小和睦無間言二十八歲不宜子抱養又不育朝夕懨然勸燕置側室曰但得有宜子者吾以身下之燕以貧辭而薛門祚衰

替燕兄弟相繼淪亡燕亦染血症臥牀褥洪日夜扶持湯藥不離側燕不食則與俱不食及病篤絕粒亦如之舉家惶懼勸之餐進粥數口而止蓋度燕疾必不起有殉亡之志矣先是洪事母孝母吳最鍾愛之家既相近時來往饋遺每見母及門欣然竟日至是聞壻病劇來視女與處六十日洪獨不喜辭令去母微叩之答曰生為薛人死薛鬼耳吾上無舅姑下無嗣續從夫而死義也母為好言勸慰之則曰我死正也毋毋戀我毋一日

攜菜乾來遺洪棄諸地曰我與壻食不盡矣姒吳氏在旁私謂曰壻素孝何遽如此垂淚答曰母極鍾愛我曩者嘗云女若死則我與俱我果死母必哀痛成疾是重我不孝也今故拂逆令異時不我戀也母終不忍去因勸立嗣姒吳氏有男三願以手抱者為繼洪懇之曰幸次者與我稍長易成立也𤍠疾篤湯藥多不能盡輒自飲之母遽阻曰藥豈可苟飲曰生死與共藥何有焉且夫所食也不可棄地一日呼小姑綾曰汝喚嫂來為我

計世間曾有大棺可兩人同殮者否嫂曰我與汝繼汝
當撫兒子成立安得死則陽笑曰謝姒繼我我戲耳焉
有許大棺可舁出門者乎時掌生蛇頭瘡腫及於臂日
夜抱持其夫畧不覺痛楚逮燕疾已革難久留反陽言
夫症漸回且瘳因强食言笑以慰家人日紿母令去毋
憂亦稍釋乘間謂母曰母離家久宜往視明晨北帝誕
祭訖再視余是晚母去洪氏盥櫛沐浴家人未喻也夜
二鼓燕氣絶洪獨抱坐牀哭聲起家人奔救移時復甦

比鷄唱衆皆倦因放令穩臥辭家人回息獨小姑綾侍留不去紿之曰汝兄睡矣我亦將息片時無留此綾出少頃燕潑洪氏為燕揭寢帳端蓋衾自著新履緊束內衣服嫁時裳服取繒帛交頸懸牀楣端坐而死天欲明綾叩門無聲排户入見嫂頭頸低向殘燈未滅呼之不語方知與兄俱逝時康熙壬辰莫春三日也夫婦年俱三十歲鄉人哀之浦紳士言於汪令君以其事上聞請旌焉

論曰杜潯薛氏世未有通顯者至明孝子薛大義垂邑志族始有聞燕故農家祖父四世同爨代有令德又得洪氏為之婦亦足榮矣洪少不習詩書乃能勇於取義如此孟夫子所謂性善不其然乎人苟能自樹立巾幗猶堪不朽為丈夫者鑒諸

賴烈婦傳

賴烈婦名媧娘平和士人張習妻鄉飲賓賴天向女幼端莊不茍言笑年十二八歸習夫婦歡相得也事舅姑極誠

敬居處肅嚴動有禮法己亥秋習病服事惟勤多竟夜不就寢庚子夏四月習卒賴氏哭且號曰我事君曾未幾日胡遽舍我去耶屏水漿絶粒朝夕哀奠家人慮其有引決意頗防之時以習父母在堂靈座置内室賴嫌几案狹小涕泣請舅姑大之從焉檢習所讀書整齊卷帙供座右一日抱二歲女至姑前情詞悽惋若寄託狀亟請為夫立嗣五月之四日嗣定設祭畢拜謝舅姑遂怡然加餐飯姑與之桃劈其半嘗之以美者奉姑家人

謂其哀猶節也不知賴已先期令婢子向鄰人假薙髮寸刃為自裁計矣和顏入内引凳坐靈座旁從容自刎將刀置几上姑聞房闥内有哽咽聲亟趨視死矣血淋漓注衣端坐不仆時年方十有九也姑為理髮盥洗則見刃痕已聯合無間止一線微紅翼日殯殮顏色如生邑人士奇之以告於大尹談君請旌獎以勵風俗

論曰賴氏不待終喪急於死者也然不死絕粒屏水漿之日而死怡然加餐飯之時殆明於死易立孤難者耶

宗祀有傳從容就義不造次矣若夫端坐不仆刀痕自合則正氣精誠團結鬼神陰呵護之非人力矯强所能然也乾坤柱礎得之蛾眉嗚呼偉哉

林烈女傳

林烈女名搴娘漳浦烏石人也幼頴異從女師李氏授曹大家女誡通達大義稍長好筆墨晨夜不輟其父呵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婦人勤織紝宜酒食足矣於是學女紅亦軼儕輩性孝順無疾言戾色足不踰閫羣從

兄弟有終歲未嘗覿面者蓋其貞静然也年及笄許配雲霄人吳鶴鶴為邑學生珩三子二昆相繼殀没未幾鶴又病女聞以為憂多托故不食夜則焚香禱於天乞減已齡益之庚寅某月日鶴竟死女聞訃哀慟請命父母乞奔喪父以女未見舅姑行婦禮且烏石去雲霄百里餘弗許因悲甚中夜自經母呼家人破户救之良久乃甦自是寛慰百端許以不再適人而女亦若有所待者布衣蔬食屏黜鉛華凡親族婦女喜慶宴遊諸務概

不與聞矣在父母前或勉强笑語每當風朝雨夜嘗以吳事為憂流涕哽咽枕畔淚痕至透牀褥不敢令父母知也其意在吳家立嗣歸而撫之而吳之二昆既沒繼母所出者尚幼久之寂然女度吳家終無立嗣意乃決計完貞與女伴訣曰吾命薄不如人而諸姊遇我厚不忍遽別吾今無他望矣吳嗣不立吾其死也衆駭愕未信女曰若弟視之室中有井吾畢命之區焉女伴多方勸解不可回因相對欷歔潸然淚下一日母語其父以

女終身事為謀父應之曰吾已召媒妁有成議女默然歸房中衣吳家納幣裳服投井以死時辛卯仲冬十有八日也年二十歲出其屍笑容可掬衣帶中有屍歸吳三字乃聞於吳合葬焉邑大尹汪公白其事於上憲褒之

論曰余觀林女奔喪不得立嗣不能其志誠可悲也彼與吳鶴初未謀面乃能引決自完可不謂知大義者乎心同皦日骨泠寒泉雖其德性固良亦得力於班氏女

誠者世俗動言教女不令識字何其謬哉

貞節汪太君傳

汪太君八旗名媛也年及笄歸覺羅為宮詹其公繼室撫丈夫子三慈愛篤至持家有禮法戚族欽閫範焉覺羅天潢懿親宮詹弱冠授職累遷詹事府少詹事以剛獲戾遺籍産蕩析流離至無立錐地汪左右支撑佐宮詹敦睦宗黨晏然若素歲丁卯宮詹卒汪矢志殉亡哀毀絶飲食已復念死易立孤難恐藐諸無所倚賴有負

亡人臨終丁寧之托因强起襄葬事含痛撫孤時年二十有二也家既中落茹荼集蓼甚艱辛惟望三子學業有成勉强延名師載所居斗室之半為家塾鬻衣飾市經書楮墨饔飱脩脯備極誠敬已而貧益甚漸不能支命負笈就外傅又不能乃躬自課督風雨篝燈聲淚俱下其後并無賃屋資棲身靡所因賃地結蓬編籬為屋以居或晨炊不繼朝夕教諸孤感動奮發讀書立志無替祖父家聲諸子偶息學嬉遊則號泣搶地痛刻責如

不欲生皆哀懼長跪請改然後已由是大加愧勵癸酉
秋闈伯子逢泰季滿保同舉於鄉甲戌庚辰先後成進
士官翰林丙子仲子元旦亦舉於鄉三孤皆成名辛卯
冬滿保授福建巡撫乙未總制浙閩汪就養官舍凡地
方大事民生休戚惓惓詢問或拯溺救焚減餐分食冬
則命僕婦製綿衣數百給繫獄者戊戌逢泰督學西秦
汪遠賜手書訓以公明二字克遵母教赫然聲名庚子秋
朝命博訪八旗貞節以汪氏青年守志懿行可嘉更

從艱苦勞悴中閱歷年歲者甚久不可泯没特加旌表

海内榮之辛丑夏疾作聞報臺灣土賊朱一貴倡亂急

命滿保星馳廈門調水陸諸師征剿復時時寄語勉以

竭力王事且常作手札示老人康强無為湯藥分心六

月捷書至喜動顔色焚香告家廟謝神庥謂人曰臺灣

平地方寧社稷無疆之慶兒能了此吾無憾矣閏六月

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六

論曰乾坤不敝賴有為之柱礎者匪獨丈夫然節婦亦

其一也顧立節各別烈易而貞難守貞者富易而貧難若汪太君生長富貴猝處窮約則其難為更甚矣鐵骨凌霜丹心貫石雖有偉然大丈夫未足方茲梗概也重陰雨雪而後復見麗日和風景星卿雲之美又三子皆成名能建非常之事業造物者亦以其難報之矣當宁褒旌流芳百世人顧可不立節哉

薛節婦傳

節婦薛氏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民薛道生女也年七歲

許配邑人傅文鳳文鳳能讀書遊泮水康熙辛卯薛年十九歲議以臘月二十六日于歸將及期文鳳病篤父母舅姑咸議且遲之薛勵志已定詢其母曰病何如母曰危甚恐不起故欲改吉期也曰期改而病可痊改可也改而不痊置我何地父母哀其志如期遣之入門趨視疾文鳳家素貧卧病土榻已大劇手足不能動移湯藥須灌乃入口薛晝夜侍側終不寐舅姑諭令少息垂淚對曰夫一息尚存婦尚為有夫病勢如此欲長在榻

前能予如是者十有四日而文鳳卒矢志殉之舅姑哭曰兒死次子幼風燭何所依幸留養我二人婦曰諾頃之所親或勸他適得聘金以為養正色曰是玷傳門辱舅姑也躬紡績織紝粗糲自安市甘旨以奉又三年舅没拮据衾歛哀毀盡禮夫弟年稍長為納婦每以儉勤孝養訓誨之居數月見叔與娣可以事姑也慨然曰吾無身後憂可從夫地下矣遂絶食八日而死臨死謂姑曰婦不能終養與不孝同姑年老無悼傷且家貧餬口

維艱幸勿以新衣斂遺婦以不安也姑從之時丙申夏四月二十有二日婦年二十有四歲

論曰薛氏之志可哀也十四日湯藥夫妻五年中荼蓼子婦義盡仁至吾無閒然矣世道昌隆風化盛美貞孝節烈所在多著未有如薛氏者見之定守之固出之以從容成之以果決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誰敢以巾幗目之

朱貞女傳

朱貞女江西人高安朱氏女建昌李家駒未婚妻也幼絕異不喜華縟服或衣之輒啼脫去乃已束其髮以絳絲亦㧕起擲地比長好讀書通四書小學周易毛詩小戴禮歷舉傳疏悉能窮與義旁及史漢唐宋八家姊妹篝燈唔咿弗輟諸妹喜為時文貞女獨不曰非閫內事也性至孝事王父母父母咸得歡心每膳必躬進食必立侍暮必手整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去晨則立戶外問安否起乃入庶母諸母胥敬愛之凡家庭事惟貞女是

聽女亦善事庶母諸母調和雍睦内外無間言貞女父奉
命督秦學遣家屬自京師還母陳夫人卒於道貞
女扶櫬抵里治喪極哀毀嗣後每日必哭哭餘操
家撫弟妹親授課業少閒復哭如初喪者三年奄奄骨
立見者莫不哀之所許字李氏子家駒以康熙辛夘舉
鄉闈無何遽疾卒訃至家人秘弗告也貞女覺泣三日
不食謀奔喪王母諭之曰若知禮者俟若父來也及父
歸自秦恐傷父心承歡如平日居久之乃因王母語父

請之李終喪父以常理勸慰貞女流涕哽咽志堅決不可回絶食三日乃許之將行問何服父曰於禮無之汝裁之以義勿問我遂行登舟乃喪服比至李氏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舅姑如禮然後適喪次慟幾絶廟見後克盡婦道奉養畢周暇則手一卷自娛脫粟飲水宴如也家遣人視之則謂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耳毋以為念久之薦紳士大夫高其行喧傳當道議表閭貞女

力請舅姑峻拒之且書告父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庸求名乎脫以名加之死矣事得寢已而素食不茹葷父曰何苦對曰偶不喜耳行且復矣其實權詞也父丁王父艱詔奪情再疏辭不獲日夜卧地哭嘔血復草疏賔朋皆諫阻貞女泣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諫阻者非所以活我父也誠無不格當邀聖鑒既累疏請卒得歸甲辰元日京邸鄰舍火延燒數十家勢甚烈閫室倉皇遷避貞女獨不出曰死吾

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反閉户坐室中姑熊夫人破户入持出之火遽熄得免是夏仲父西鄉令君卒父聞訃悼傷過甚復嘔血貞女歸寧驚痛不能寢食每夕伺安否或流涕坐達旦以是嬰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及知為醫藥弗肯曰吾女子何可令醫人診視父强之固以無疾辭弟員外郎必揩孝廉堪泣請貞女笑曰吾豈畏死者寧死必不於醫人腕下生也臨終謂兩弟曰死無恨矣但吾父吾舅姑勿以我死為痛則瞑目耳又

曰我一生未嘗以寸金尺帛加於身死毋負我遂卒時
雍正甲辰冬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朱貞女壼内完人也少惡紛華知奉養德性固已
殊矣凛凛節義從容予以禮出之則亦由於學哉貞女
為令相國高安朱公長女少司空建昌李公子婦余恐
以貴盛掩其賢故於傳中不敘父翁之名位非闕也
盧烈姬傳
盧氏潮州鎮總兵薛受益妾也先是受益仕閩為建寧

副將清明日出遊於郊遇婦女結羣祭掃先墓有女郎衣黑衣跨驢巾帨裙履皆如墨飄飄不類人間媛也受益以為異縱馬覘之風來帨起竒麗非常詢從者知為府小吏之女年及笄未許人受益屬郡守求為二室強委禽焉入門受益暹潮帥盧隨任之潮旦夕事主君甚謹動止皆有禮法受益及嫡妻屠氏皆愛之受益多內寵好交遊客多拜受益為義父者於是諸姬皆有義男年節帨辰稱觴上壽甚譟盧獨拒不納曰

焉有二十歲之母得三四十歲兒乎時仲坑山開銀礦
鎮轅月有陋規每至盈千百諸姬攘臂競攫之受益以
為笑盧凝立不動即與之亦不受曰無所用此居久之
受益以疾卒諸姬慟甚盧從容如禮舉哀數聲而已見
嫡氏哀毀反勸慰謂死者不可復生夫人幸為兒曹强
自愛勿過悲傷恐生疾妾當從地下侍巾櫛耳諸姬掩
口揶揄之越翼日盧櫛縱笄總衣紳綦屨内衣縫紉相
連極緊密上堂向嫡再拜曰妾不才事夫人不克終今

將隨先君入泉臺矣屠夫人泣曰若年少毋自苦若未有子女虛負一生吾當為若善處之盧謝曰妾志決矣諸姬猶竊笑且恚曰撒嬌耳哭且不盡哀何有於死盧悉出平生所蓄積簪珥衣服朱提玩好針帶雜物遍遺室人然後及其母其父其兄皆拜辭道别衆以好言慰諭亦未敢遽信也還入室取繒帛為繯挂椸架上投而逝家人大驚喧傳潮郡守梁文煊聞之遽往視曰烈哉風化所關不當置屍側室命舁出中堂視含斂拜而奠之

司馬别駕海陽令丞尉各營將弁及鄉士大夫皆往拜
厝其棺于受益之旁時康熙四十一年秋八月二十七
日也受益山東人事毋孝時稱薛孝子盧氏閩之建寧
人殉節時年二十有八歲
論曰婦人以立節為尊分位非所計也使盧不死不過
尋常一麗姬天下豈少美人哉從容就義骨有餘香雖
泰山之重褕翟之榮無以加於此矣世有身為大臣高
談殉國而或呼家人飼猪或遍辭墳墓親戚終不克死

者對此方知盧氏之貴也盧非土著海陽邑志逸其傳余聞之山人陳瓊特表而出之

許門節婦列傳

吳氏南靖崎溪儒家女許逢桂妻也逢桂明進士岡卿公祚昌從孫世居漳浦之西郊景文里兄弟四人長逢春桂其次也三逢龍四濤餼於庠皆醇謹力學能承祖父教在舊閥中最號有家法桂年十八娶吳年十四春結縭冬舉子時泰未幾桂沒吳年十七自矢守孤親戚

哀之而懼其難也吳從容鎮定喪次外罕聞哭泣聲惟孤兒飢飽寒暖飲飼衣服是節家中貲產出入大小諸務悉聽翁姑及伯叔處分不絲一毫己意時泰既就外傅猶躬為執巾沐垢撫若嬰孩泰性孝能自立悲母之苦節也念非讀書莫可以成名報母者稍長善屬文娶婦蔡氏西林士人女與泰生同年亦純孝相得甚歡逾年而有子一堂之上三代怡怡衆謂節婦功成矣亡何而泰卒年二十有一蔡晝夜號哭不欲生人勸之不止

每哭輒嘔血謂姑曰毋年甫三十四可撫孤孫成人兒
夫婦不孝負罪相從地下耳血淚俱盡後泰一年而卒
遺孤能振方三歲吳撫之衣食浣濯教誨視撫兒時加
謹能振舞勺象每言及父泪涔涔事祖母奉命惟謹所
親皆為歡慰吳亦竊復自慰謂此子之庶幾有成立也
年十九將授室矣忽病沒吳拊膺呼天大慟曰吾年十
七哭夫守子三十四哭子守孫謂孫在子與夫俱在耳
今孫又亡三世拮据惟我一身我更何守哉絶而復蘇

自是哭不輟時輒昏暈與語多不省夫弟濤攜其子時

彰告以為嫂立繼頷之而已遂不復起以雍正癸卯夏

卒年五十四行道聞者莫不隕涕欽其節而哀其遇云

時彰入繼時方十齡今成立矣

吳氏性孃逢桂妻族妹也年十六歸逢龍性和而能敬

動止言笑事事有禮法似承理學家閨訓者逢龍没氏

年二十四遺孤時夏方五齡次時旭未及二歲自以孤

幼舅姑在堂不可頃刻離凡十餘年不歸父母家雖父

母強之不往也姑有疾氏籲天願以身代視湯藥臥起扶持疴癢抑搔徹晝宵衣不解帶者五閱月或夫弟從子侍閭歸已室然漏下三四鼓輒起有呻吟聲即立至姑喪數日不食乃啜糜粥過時而哀漸成疾久益病見者皆知其不永也時夏長授室既彌月吳扶病喟然發嘆吾今日可歸寧父母矣亟命駕之母家比還病益甚召二子曰昔不從汝父死者為汝兄弟幼代汝父奉二老餘年耳今吾事已畢有婦可理中饋沒吾寧也汝兄

弟事叔父母宜如父母愛諸兄弟宜如同胞敬守先訓勿替家聲吾與汝父含笑九原矣時惟季娣林氏齊眉多子而長姒林氏仲姒吳氏皆青年撫孤氏將與之永訣也命兒婦皆肅以來談竟日悉處家格言可為兒孫世世法又言我等妯娌同事數十載未嘗聞一間言不知後來人肯如此否灑淚握別家人旁觀無不泣下者以康熙丙申冬卒年四十二長姒林即逢春妻也逢春沒撫其四子少子時盛又歿林併撫孤孫今年近七十矣孫文藩衍傳姑闕之以待來者

鍾氏邑文學鍾重華女年二十歸時盛有賢德內外井井時盛力學有聲年二十八而歿鍾矢志栢舟撫二孤八載以哀毀成疾而没

論曰兩吳立節皆足撑持宇宙大吳之事自古鮮聞哭夫哭子哭孫五十一年之間三歷奇慘孫亡何守聞其語而不墜淚者非人也小吳純粹可為禮宗功成瞑目鹿水梁山此二氏大足增色矣蔡與鍾皆之死靡他以哀毀孀年不永合未亡人觀之何許門之多苦節也余

聞大雪之後必有陽春苦節之家當有達者能無望於其後之子孫乎

海陽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寶娘廣東海陽人府小吏陳子顏女也幼聰敏有弟讀書旁觀輙成誦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代母操井臼食貧作苦循循乎大家風範焉年十二許字邑人黃士振士振父開春太學生也辛巳捐館舍女聞撤簪珥疏衣粥食越朞未嘗一華飾里人方嘖嘖孝

行以為賢且知禮未幾而士振訃至矣時在機失梭昏仆坐地拊膺慟哭少間請奔喪父母不許女嘆曰夫者天也既失所天有死無二然必親治三年之喪始盡未亡人之禮令二親既不我行死且留餘憾矣母劉氏勸慰之泣曰兒非不念父母自甘不孝顧婦人以貞信為節虧節辱親不孝尤大伯母侯氏孀守者教以在家守義可慰父母心完貞志節孝兩得女曰伯母苦節乃為孤弟在懷宗祀為重兒所處不同各行其是而已遂絕

飲食三日水漿不入口出笥中手迹少時珍玩雜物悉
焚之書籍筆墨付諸弟勉以讀書泣數行下父母防
之密不得死佯改容機聲軋軋若無事者舅氏劉亮夫
至多方寬喻慨然許諾父母以為信防稍踈治觴款舅
忽而雷雨大作家人晒衣服者急走收之則見女已自
經瓜架間疾呼不應急解下死矣雖甚雨而衣裾無沾
濕日形神不改於篋内得遺詩一首有奔喪違妾願迅
步逐郎踪之句時康熙壬午六月廿有二日也年十八

署海陽令安定枚潮守梁文煊白其事上憲以格于例未
題旌檄遺致祭給匾褒之夫家迎其喪合葬于百丈埔之
原

論曰陳女幼知書通孝經內則以古賢女自期立志固
已不薄矣泮冰未迨鶼偶分飛使其長侍膝下未嘗不
可扶植綱常增鳳城山川之重然曠日遲久事更艱難
不如一時烈烈舍生取義之為快也人生百年總有一
死患不得其所耳陳女雖死猶賢於生嗚呼可謂明哲

也已

潮陽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菊娘廣東潮陽人農民陳錫謙女也幼端重不妄笑語孜孜以紡績為事鄉閭俗樸無紛華惟春社蜡臘梨園歌舞婦女羣趨視為遊樂女終日静坐不出房闥固强之亦弗赴衆謂陳氏女不好遊云年及笄許配隣鄉萬阿一一故農家者流敦本尚實孝弟力穡兩家門户既相當情性亦頗相宜雖男女未迨氷父母往

來固歡然周洽也俄而阿一病女聞之憂形於色少飲食及病篤益憂甚竟日無一語寢食俱廢一日晨起忽訃至其母以壻家相距不遠且平昔過從習熟倉皇走視之女沐浴更衣正襟坐牀上取素帶爲縲挂牀楣間以頸投之凝然不動聲色比母歸則見其端坐弗起呼之不應頗訖異就視之死矣時康熙辛丑秋七月五日也女年十有七歲夫家求其屍合葬焉鄉人義之醵金爲立祠且共磨石表其墓

盖子曰往余攝篆潮陽陳女事已越七載矣寂寂未有聞於余耳者蓋當時頻年荒歉後軍士方脫巾而呼萑苻遍野獄訟充斥未暇一為求訪而邑士大夫亦弗遑以此見示事機錯過旌典未膺深可惜也庚戌秋有預修郡志之役邑孝廉陳君能夏共相晨夕始為余言之因屬君確訪事實列入郡乘併潮陽邑志亦令載筆者修補陳烈女所以得傳於世孝廉君力也余既重自愧且更為烈女幸焉

鄭烈婦傳

烈婦鄭氏廣東澄海縣儒家女海陽縣民梁至良妻也至良繼母所出有前母兄曰梁其為諸生繼母亦鄭姓孀守撫孤視前子如已子生與至良兄弟怡怡如也婦年十八歸良良性孝友任勞勤藝圃力田以衣食其兄使專儒業婦事姑尤謹睦娣姒井臼操作澣濯掃除之役皆獨力為之姑喜良夫婦之能承歡又生得采芹列於士類儼然詩禮人家可以娛老矣雍正三年乙巳至

良卒遺孤女三歲姑痛子傷心慮婦年少家貧必不留哭之慟婦矢志養姑且云有五月娠倘得男可延夫祀姑曰如窮餓何對曰婦自爲之所即餓死亦甘心耳居無何而梁生有不可問之意婦堅貞自持俯首飮泣生不能容迫改醮婦不可生故促之雪涕哀求請俟腹中兒誕育生不得已暫聽既産男不數月復迫益力以爲必將累已婦曰我自求食一絲一粒不以相累也家有田八畝生悉據之婦分得圃畝許襁子牽女荷鋤種溉

於羣從娣姒間為針黹為磨舂易龠米以奉姑養子而自食糠粃時潮中歳歉米斗至數百錢丙午丁未洊饑流亡載道婦拮据幸延殘喘姑及子女皆無恙人咸重焉生憾其無去志百計窘之值族女與生之女鬭族女走依婦生女逐而行兇婦阻之遂愬於父母皆鬩擒婦出撻婦曰我知罪矣無以寡弟婦軀體辱尊拳也生猶不肯已擢婦鬢毛用猛力連拔之婦既歸房中念所親毒虐無已勢不可以復留潛然黙坐夜出平日所績麻

及敝衣裳投之火恐火光爲所覺手持小釜火起即覆之又以衣裳各一付女曰此猶可蔽體若留之明晨毋將去若善視幼弟早起跪姑前泣曰婦不能復事姑矣姑哽咽不能語又遍辭羣從娣姒皆欷歔歎息而别家命一原媒偕之去媒即姑鄭族子也婦行至廣濟橋仰天一慟呼其夫者三遂躍入韓江死時雍正六年戊申六月朔日也婦家無父母昆弟生囑原媒以失水欺鄭族而泯其迹焉雍正九年辛亥海陽尹張君修邑志憐婦

節烈為次其事於遭賊完貞與諸難婦合傳曰雖非遇盜也情與相類傷哉

論曰余讀海陽縣志至鄭烈婦事不禁三太息也其旨遠其詞嚴蓋尚有春秋書法焉婦女守貞綱常底柱奈何强使易志全無惻隱之心天地間有此毛角人乎余悲鄭氏之志哀其遇欲詳其事蹟博問諸正人君子久且確而後論定秉彝好德人心同然貞魂能終寂寂哉將直書生名則生不可以立於人世余職在彰善不在

癉惡姑為諱之即鄭也亦志為夫立節耳之貞之烈皆足為網常𢊍柱且烈烈較烜赫則逼之乃所以成之何必復留遺恨於毛角之覩含笑九泉可也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名貞娘海豐縣民陳英芝女同邑黄允卿妻也年十九于歸甫一載而允卿卒氏號天慟哭絕而復蘇者數次決意殉之有遺腹娠數月矣舅姑勸之延夫祀婦矍然輟泣曰諾及月辰産得男家以為慰婦抱男

拜舅姑哭而納諸姑懷中曰婦不孝不能事毋反以藐孤累老人婦死有餘辜也即絶粒不食所親皆泣涕多方勸解婦且哭且拜曰夫已死義不能獨生所不早從地下者以身有數月之娠耳茲幸得男吾願畢矣絶食七日而死時年二十歲與夫合葬于大安之原

論曰陳氏之死何其急也舍生取義若恐人之奪已而過此即已無及也近世丈夫作事多遲疑能如斯之堅定果決者有幾哉海豐詩禮之邦士敦品行女尚貞烈

沐浴
國家化行俗美非偶然也邑有節婦許氏為黄元輔之
妻年二十一而寡遺孤週歳矢志栢舟事姑盡孝教子
成立今年八十有一六十載凌霜苦節亦壼内之完人
乎諸節烈皆以家貧弗聞於遠今辛亥冬舊令尹天長
王公臚厥事蹟以言于郡守吳公吳公欣然為請旌表
余是以知之王公在豐日淺適丁饑饉盜賊之秋邑人
士未遑語及今去邑四年猶留心風化惓惓不忘若是

則君子之所為可知矣許氏尚稱未亡人應俟後之載筆者

貞烈張女傳

貞烈張女名慎娘廣東海豐人諸生張有惠女也許字謝復開之三子曰錫川復開與有惠同庠兩家皆詩禮門户相當意氣相投合錫川年少能讀書衆謂東牀不偶矣年十八未于歸而錫川病没女聞訃悲慟慨然有殉亡志哀告父母請奔喪許之蓬頭易服涕泣詣夫家

執喪禮舅姑妯娌皆憐之念夫嗣未立未可死且父嬰
痼疾恐以女故傷父心强啜粥朝夕哭奠久之無所言
人莫能知其意也迨百日泣拜舅姑請為夫立後復閙
以次子之子繼之仍歸母家侍父湯藥孝養周至及期
年有恵疾已愈女復泣告父母請舅姑為夫求塋地地
既得女聞之欣然曰夫有後而塋有地吾事畢矣是夜
投繯死時康熙五十有六年仲冬朔日也女年十有九
歲兩家父母義之與錫川合葬焉

論曰巾幗爲名教之干城吾於張女見之爲夫立節貞也不忍傷父心孝也汲汲求爲夫立後爲夫擇塋地仁也夫有後而塋有地慷慨赴死烈也女沒後之十五年海豐舊令尹王公廉其事惠陽太守爲請旌表余始得聞其詳嗚呼如此人者豈可以不膺旌典哉

程節婦傳

程節婦福建漳浦人儒童許琫妻諸生程憲淳次女也年十九歸琫克盡婦道事舅姑祖姑甚敬謹逾年琫卒

婦哀毀欲以身殉姑及祖姑弗忍也苦勸之俾清勤有
遺腹娠請俟其産得男可延夫祀若女也别立嗣婦曰
諾已而果得男婦喜曰夫有祀矣潛製新履及衣飾送
終之具人問何為荅曰自備耳不孝不能終子職不以
身後事累親也夫既小祥婦經營家事從容整楚人莫
知其意尋自經死時康熙六十有一年秋七月也邑人
士以告于蕭令君給匾旌之
論曰程氏之死不激烈不濡遲抑何其和平中節也良

人有祀自足含笑九原喪至小祥雖於禮未終於殉夫則已可矣從容慷慨兼而有之巾幗偉人名教柱礎特兩家門户之光云乎哉

鹿洲初集卷九